

现在,恐怕许多年轻人不知道“手帕”是何物,过去人们常用手帕擦拭手脸。“手帕仔”是井冈山人对手帕的一种乡土俗称。

翻阅资料,知道手帕古代就有。在东汉建安末年,著名的汉乐府民歌《孔雀东南飞》中写道:“阿女默无声,手巾掩口啼”。此处掩口的“手巾”显然就是“手帕”。还有,宋代诗人张俞的“昨日入城市,归来泪满巾”。此处擦满眼泪的“巾”毫无疑问也是“手帕”。

古人也把手帕叫作“手绢”,“绢”是蚕丝织物,既薄而坚韧,可用绢画画写字刺绣,能长久保存,所以古人常用“绢”做手帕。

过去在上流社会,手帕仔并不为了实用,譬如用“绢”做的“手帕仔”绝对不会去擦汗擦鼻子。像耳环手镯一样,手帕仔是贵女人的装饰品。唐代的宫廷诗人王建在《宫词》之四写道:“缠得红罗手帕子,

中心细画一双蝉。”“缠”是江西所说的“绞边”,在这里是说给手帕仔绞上了花边。有了美丽的花边和精致的刺绣,便是名副其实的装饰品了。

因为手帕是女人特别是少女的贴身之物,所以,手帕往往寄托着少女的爱情。明代文学家冯梦龙的《山歌》:“不写情词不写诗,一方素帕寄心知。心知接了颠倒看,横也丝(思)来竖也丝(思),这般心事有谁知?”这首著名的双关诗,一语道破手帕和爱情的密切联系。古代少女们还喜欢在手帕的一角上,缀上一个圆环,然后将其余三只角一起从圆环中穿过,这就是民间所说的“穿心合”,里面寄托了少女们对于爱情的向往,对理想配偶的企盼。唐代李季度妃的诗《书红纳帕》:“囊裹真香谁见窃,蛟绡滴泪染成红。殷勤遗下轻绡意,好与情郎怀袖中。金珠富贵吾家事,常渴佳期乃寂寥。偶用忠诚求雅合,良媒未必胜红绡。”“蛟绡”就是一

我是为同安窑的瓷器,先后两次来厦门市同安区大嶝岛采访的。那日,在同安博物馆里,有缘认识了当地的文化名人颜立水先生。

博物馆设在孔庙里,只在正殿放上十几张柜橱,里面摆放了一些展品。其中有几件呈黄绿色的陶瓷碗碟之类,颜先生介绍说:这就是当地宋代汀溪窑烧制的“珠光瓷”。仔细看,碗碟器型呈斗笠状,敞口,典型的宋代产品。釉色黄中闪青,虽年代久远,但釉面依旧光亮如新。碗碟中心纹饰多为篦划图案,尤以鱼纹最佳,上下相对两条刻画的鱼纹组成平行四边形。鱼纹简练生动,釉面透明如水。颜先生说,双鱼纹最为有名,同安原来又称鱼城,大概这鱼纹与鱼城有一定联系。究竟鱼城命名在先,抑或鱼纹在先,尚待考证。

我是学工艺美术出身,对器型、图案装饰有着本能的反应,其魅力无法抗拒……

本地的收藏家吴先生说:珠光瓷属青瓷系列,主要产区在浙江、福建沿海一带。创烧于隋唐五代,盛于宋代至明代。至于之后衰败于何时,尚不明确。珠光瓷青中透黄,主要烧制民间实用器具,如杯、盘、碗、盏之类。装饰以篦划纹、鱼纹及鹿纹为多。其中双鱼和双鹿纹最为典型,最精美也最珍稀。虽历经近千年风雨剥蚀和被泥土掩埋,但釉面依然完美如初,令人爱不释手。

记载同安窑及珠光瓷的史料极少,当地文字也很简单。同安窑是继浙江龙泉窑之后,在福建地区出现的又一著名青瓷产地,窑场分布范围很广,产品极其丰富。同安窑主要生产青瓷,分青釉和青白釉两大类。尤以汀溪窑遗存种类最多,典型器有盘、碗、壶、钵、盏、瓶、托盘、砚台及笔洗等。釉色有青灰、青白、天青、影青、青黄等。装饰主要是篦划花草、花卉、蝴蝶、莲瓣纹、单纯篦划、篦点纹。其中器内中心印花双鱼纹、鹿纹、牡丹纹,器壁辅以篦划或划花纹,这是最具同安特色的,体现出了鲜明的时代风格。在当时受到普遍欢迎,故产量可观,外销数量极大,外销地主要在日本及东南亚一带。而日本是同安瓷销售最多的国家。20世纪初,镰仓、佐贺、福冈、长崎、京都等地区,出土了大量的龙泉及同安青瓷。

同安烧制的这类青瓷,之所以一直被称为“珠光瓷”,据介绍是以日本人命名的。珠光(1422-1502)是日本“茶汤之祖”,据传他非常喜欢使用同安瓷,因而日本便把同安瓷称为“珠光瓷”。经专家考证这一瓷器术语,始见于日本学者研究中国瓷器的图录中。日本权威小山富士夫在他的《支那青瓷史稿》中,对珠光瓷亦有论述。后来我国陶瓷研究者也一直沿用这一术语。

对同安的“珠光瓷”一名称,笔者则以为大有商榷的必要。同安瓷是中国同安人的祖先远在北宋时发明和创烧的,我国古代五大名窑及众多地方窑口,无一例外都是以创烧地冠名。陶瓷以出产地命名,才符合陶瓷界的惯例;在同安生产的瓷器应当叫同安瓷,这更加符合情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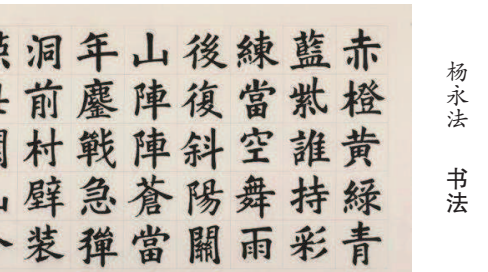
西班牙番茄草莓冷汤 (丙烯画) 方式宜

尺见方的素绢制成的帕子,在上题诗寄情,称为尺素。一方手帕的意境比信纸更堪回味。

手帕有大有小,料子一般为细纱薄布,也有丝绸和毛巾布的。而图案多姿多彩,除单色品外,有方格花的,有花卉、动物的,还有山水景、仕女图,一块块图案别致的手帕就是一幅幅易于收藏的风景画。我们小时候,手帕还是上幼儿园的必需品,记得大人都要在自家的孩子胸前用扣针扣上一条手帕,当然孩子的手帕要比成年人小一些。

手帕仔有多种用途,唱戏人把手帕仔当道具,用兰花指在舞台上不断地抖动着摆造型;老表更多的是把手帕仔的四个角扎起来,戴在头上遮烈日挡小雨;还有将手帕仔叠成兔子或是小老鼠,逗得孩子爱不释手;几十年前乡村还习惯用手帕仔包裹钞票。

上世纪80年代前,餐馆饭店都会在每个就餐者跟前放一块手帕,印有饭店的名字,食客吃完饭可



杨永法 书法

“燕子来时新社,梨花落后清明。”似乎应了某种召应,万物此刻赶集似地奔赴一场生命的盛宴。燕子与人就有这么一种约定:秋去春回。人们开始念叨它时,耳边分明响起那熟悉的声音,抬头一看,那双对对的紫燕,就像是久别故乡的游子,带着它剪刀似的尾巴,陆陆续续向北方飞来了。

它们毫不张张扬地飞翔,线条简洁柔和,却不失妩媚,行云流水间尾羽裁剪着春风。它们每飞到一个村镇,立刻化整为零,悄悄地飞进千家万户,自己“搭房盖屋”,组成家庭,生儿育女,享受着宇宙间最值得崇尚的“天伦之乐”。

一天早晨,正在酣睡中的我,被一阵悦耳的鸟啼惊醒。披衣下床,启窗而观,只见一对紫燕站在院内的电线上,露着白白的肚皮儿,歪着尖尖的小喙,眨动着那双水汪汪的小眼,啾啾地鸣叫着。它们一会儿束羽振翅,一会儿飞向蓝天,一会儿飞来一

于伶同志,是我国受人尊重、名实相称的剧作家、戏剧活动家之一。他以戏剧为武器,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开始,为党的文艺事业,竭尽全力。

于伶同志从1932年写《瓦刀》起,直到晚年创作电影《聂耳》、话剧《七月流火》,共写小戏28个,大戏15个。这些作品反映了中国新兴话剧运动的历史,他以话剧作为武器,反映现实斗争生活,投入民族民主革命斗争,呼喊救亡图强。他在《长夜行》等剧作中饱含革命乐观主义精神,激励爱国知识分子,在茫茫黑夜里,在崎岖的长途途中挣扎前行。

夏衍同志曾在《于伶小论》一文中这样写道:“信仰使他乐观,使他挣扎,使他废而再立,伤而再起。”正是这种对革命事业的崇高信仰,这才成为于伶同志作为一个革命艺术家最可贵的品质,才使他“不会在挫败时怯战,不会在寂寞时伤感。”这正是最值得我们学习的。

于伶同志是支持帮助戏曲艺人团结进步的热心人,还是个不摆领导架子,不板领导面孔的好领导。1946年,雪声越剧团根据鲁迅小说《祝福》改编的《祥林嫂》,于伶同志热情支持。5月6日晚,由袁雪芬、范瑞娟主演的《祥林嫂》,在明星大戏院演出,招待文艺界人士田汉、许广平、洪深、史东山、黄佐临、张骏祥、李健吾、白杨、丁聪、胡风等观看。随后,于伶同志约请袁雪芬与剧组编创人员到同孚路(今石门一路)大中里于伶同志的家中,听取田汉同志对《祥林嫂》的意见,帮助雪声越剧团的演出本修改提高。

1950年夏天,夏衍同志兼任上海市文化局局长,于伶同志是常务副局长,当时由于工作需要建立戏剧改进处,想请周信芳先生担任处长。于伶同志邀请周先生一天下午到中苏友好大厦(今上海展览中心)小聚,他很想很周到,为了表示对周先生的尊重,潘汉年副市长出席,

开头大家喝茶,闲谈戏曲界的情况,过后于伶同志请潘副市长代表市府正式邀请周先生出任处长。周先生说,我是个演员,从来没有做过领导,工作恐怕做不好。于伶同志说,周先生在戏曲界德高望重,请您出任处长,登高一呼,有利于戏改工作;至于日常工作,由刘厚生同志做您的副手,您又有演出任务,不必

每天上班工作。可周信芳先生是位认真负责的人,他上任后,力所能及地做到按时上班。

1951年初,于伶同志亲自主持举行周信芳演剧生活50周年纪念会,同时为了表彰戏曲界老艺人整理传统戏、培养青年演员所做的贡献,为各剧种100多位老艺人举行敬老会。

1952年,文化部在北京举办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,于伶同志主持筹备各项工作,担任华东代表团团长,率领华东和上海的京剧、越剧、沪剧、淮剧的一大批人马去北京参演。他和戏剧界人员真诚相待,亲切交流,推心置腹地交换意见。

于伶同志是一位感情十分丰富、心意非常真挚的充满诗人气质的人。读他的散文和诗,总感觉到他是出自心灵深处,充满激情,有血有泪,寄托了他对周总理、对潘汉年、对邹韬奋、对聂耳等等他所尊敬的人们的哀思,也尊敬了他对夏衍、对巴金的深情。于伶同志给我的印象是,他不但是有成就的剧作家,而且是位名副其实的诗人。

1947年6月,程砚秋到上海演出,这是抗战胜利后的演出,于伶同志约周信芳共同请程砚秋在国际饭店吃饭。老友久别重逢,大家非常高兴,当时刚好有消息传来,中共中央所在地从延安搬到张家口,于伶同志即兴作诗一首:“霜雪八年喜复哀,高楼小宴砚秋来。延安话到张家口,万里云天祝一杯。”这最后一句隐喻,天快亮了,离解放的日子不远了。

没过几天,我收到了于伶同志寄来的《于伶剧作集》,扉页上是他亲笔的题词“世远同志指正于伶国庆35周年前夕热烈庆祝声中上海”。

我激动得心潮难以平静。他离开我们已经23年了,我们深切地怀念他。



春随香草千年艳 施斌篆刻

于伶同志在“潘杨”冤案中被迫连靠边一年多,他依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忘我工作。那时候他肝病很重,正处在心情欠好,健康不佳的情况下,他被聂耳和华家瑛火热的革命感情所感动,创作了电影《聂耳》(同孟波、郑君里合作)和话剧《七月流火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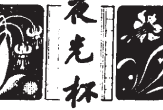
粉碎“四人帮”后,于伶同志出狱回家时,小园荒芜,他老伴柏李一人苦守,园中独有一棵盆栽的小榕树,经柏李照料生机盎然。于伶同志面对此情此境,激动不已,写了七绝一首:“抄家十次未等闲,寂寞小园亦自然。榕树情深迎候我,生机勃勃胜当年。”

1984年9月下旬的一个节假日,我在静安公园散步,迎面过来一位手执拐杖戴墨镜的老人,我仔细一看,啊!原来是久违的于伶同志。他高兴地握住我的手说:“文化局的老同志,我还能记得,几十年过去了,现在的新同志我就不认识了。”

他向我问起许多老同志的近况,我详细地告诉他。他回忆起当年文化局的工作,赞扬上海戏曲界有爱国家、讲团结、求进步的好传统,上海戏曲界又是出人才、出作品的地方。我送他走出公园南门,久久望着他的背影款款地向华东医院走去。

没过几天,我收到了于伶同志寄来的《于伶剧作集》,扉页上是他亲笔的题词“世远同志指正于伶国庆35周年前夕热烈庆祝声中上海”。

我激动得心潮难以平静。他离开我们已经23年了,我们深切地怀念他。



不解,燕子真的是“无所爱”吗?其实不然,燕子为益鸟,以昆虫为食。据科学家统计,一只家燕在一个夏天就能吃掉50-100万只害虫。燕子是候鸟,“燕子去时秋雨凉,燕子来时春雨香”。它在印度、南洋群岛等地越冬之后,便来到我国北方,筑巢安家,娶妻生子。燕子是吉祥鸟。新屋落成,麻雀翔集,筑巢安家,人称燕贺;双燕双飞,呢喃媚好,比作恩爱夫妻,名曰燕侣;刚刚完婚,称为新婚燕尔;欢乐场面,喻作莺歌燕舞。

燕子一路追随着旖旎的春季,她到哪儿,哪儿就是春天。虽往往返返,不远万里,却能永远活在春天里。

闲暇时光,我总喜欢搬张藤椅坐在屋外走廊上歇息。燕子呢喃,是春天里美妙的乐曲;燕飞燕舞,是大自然永远的灵魂。

雨过后,院子里的花全开了,明请看本栏。

怀念于伶同志

鲍世远

口泥,一会儿衔来一根草,落在电线上歇息。我仰望望去,只见屋檐一角,正隆起一个鸟巢。

这对紫燕乖巧勤快,它们从早到晚,忙碌不停。从河边叼来一块块泥巴,从田野衔来一根根草秸,小心翼翼地垒着自己的窝。它们每次把叼来的泥土,抹在巢壁之后,总要吐出像唾沫一样的黏液,牢牢地粘住。

只两三天的工夫,燕儿们起早摸黑就造好了窝。它们栖息于院内的电线上,望着新巢不停地啾啾着,像是在欣赏自己的艺术作品和劳动成果。

又过了一段时间,这对燕子产蛋育雏了。一天中午我见到两只羽毛皱皱的小燕子正趴在巢边“唧唧”地等待着爸爸妈妈喂食。大燕子掠空飞来,巧妙地把虫子口对口地放入小燕子嘴里,

一次又一次,很是生动有趣。没几天,小燕子便能飞上飞下了。这正应验了大诗人白居易在《燕诗示刘叟》中的诗句:“一旦羽翼成,引上庭树枝。举翅不回顾,随风四散飞。”我对这两只小燕子更加喜爱了,看它那小而尖的喙,恰像一支蘸满橙红的小楷笔尖;毛绒绒的胸脯,新棉般的鲜活;黑色的翅膀,墨玉般的

亮丽。整个看上去,小巧玲珑,优美俊俏,既赏心,又悦目。小燕子的翅膀硬了,也自由自在地振翅翱翔了,它们时而翻飞追逐,时而停歇歌唱,时而张开小嘴梳理羽毛,时而展开双翅拥抱春天的暖阳,那份自由,那份快乐,那份从容,正是我们人类心灵的外化。

忽然想起朱自清先生《忆》文里说的话:“小燕子其实也无所爱,只是沉浸在朦胧而飘忽的夏夜梦里罢了。”朱自清这么说自有他对生活的感悟。可我有些

燕子衔春来

吴建

十日谈

赏春记

责编:殷健灵

